



# 莫愁公主

终结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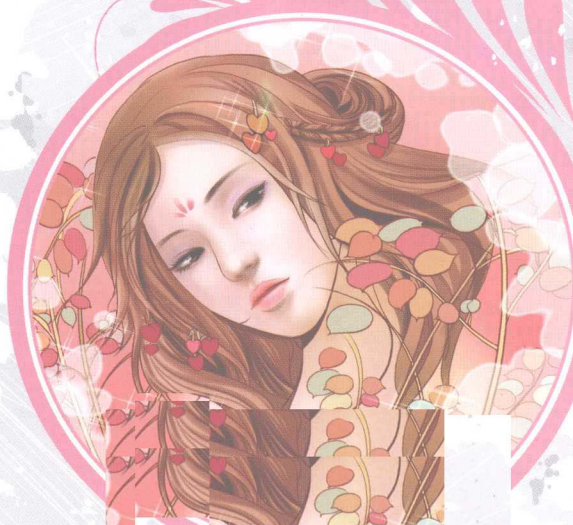
冰痕

著

《莫愁公主·终结版》全面发力  
再掀古典言情狂潮

当狼爱上羊，到底是无奈还是不幸  
当羊爱上狼，是无知还是悲哀  
最美丽的女孩 VS 两个优质男  
爱恨纠结即将完美谢幕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

夢  
秋

恨  
著

公  
主

**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**

莫愁公主 .3/ 冰痕著 . — 汕头: 汕头大学出版社, 2008.11

ISBN 978-7-81120-591-6

I . 莫… II . 冰…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72899 号

## 莫愁公主 3

作 者: 冰痕

总 策 划: 周艺文 简以宁

文字统筹: 谢阜康 马 艳

责任编辑: 蒋惠敏

责任校对: 叶思源

封面设计: 毛毛雨

责任技编: 姚健燕

内芯设计: 彭意明 杨 凡

出版发行: 汕头大学出版社

邮 编: 515063

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

电 话: 0754-2903126

经 销: 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印 张: 18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: 250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5.00 元

ISBN 978-7-81120-591-6

发行 / 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地址 / 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邮编: 510075

电话 /020-37613848 传真 /020-37637050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---

### ❖ 第六卷 Volume 7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二一二 献祭 | 001 |
| 二一三 成功 | 003 |
| 二一四 休战 | 005 |
| 二一五 无寐 | 007 |
| 二一六 纳凉 | 009 |
| 二一七 追昔 | 011 |
| 二一八 积仇 | 014 |
| 二一九 乞巧 | 016 |
| 二二〇 逝川 | 018 |
| 二二一 碎玉 | 020 |
| 二二二 悼亡 | 023 |
| 二二三 横刀 | 025 |
| 二二四 剖白 | 027 |
| 二二五 覆水 | 029 |
| 二二六 约期 | 031 |
| 二二七 感恩 | 033 |

### ❖ 第七卷 Volume 7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二二八 从头 | 037 |
| 二二九 舒颜 | 039 |
| 二三〇 纵马 | 042 |
| 二三一 媚上 | 043 |
| 二三二 敛财 | 045 |
| 二三三 没顶 | 048 |
| 二三四 赏贤 | 050 |
| 二三五 募捐 | 052 |
| 二三六 贪墨 | 054 |
| 二三七 储粮 | 056 |
| 二三八 返京 | 059 |
| 二三九 见微 | 061 |
| 二四〇 置气 | 063 |
| 二四一 撤祭 | 065 |
| 二四二 聚首 | 068 |
| 二四三 冷场 | 070 |
| 二四四 乔第 | 072 |
| 二四五 融冰 | 074 |
| 二四六 登楼 | 077 |

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二九〇 隐患 | 174 |
| 二九一 欺王 | 176 |
| 二九二 询寿 | 178 |
| 二九三 殉葬 | 180 |
| 二九四 降诏 | 183 |
| 二九五 训话 | 185 |
| 二九六 留痕 | 186 |
| 二九七 推理 | 189 |
| 二九八 伏线 | 191 |
| 二九九 应变 | 193 |
| 三〇〇 证明 | 195 |
| 三〇一 集郁 | 198 |
| 三〇二 闯关 | 199 |
| 三〇三 除围 | 202 |
| 三〇四 逃匿 | 204 |
| 三〇五 述臆 | 207 |
| 三〇六 藏发 | 209 |
| 三〇七 绘囊 | 211 |
| 三〇八 持仪 | 214 |
| 三〇九 视监 | 216 |
| 三一〇 履业 | 218 |
| 三一— 赦囚 | 220 |
| 三一二 收徒 | 221 |
| 三一三 革弊 | 224 |
| 三一四 信缘 | 226 |
| 三一五 讨账 | 227 |
| 三一六 测运 | 230 |
| 三一七 节时 | 232 |
| 三一八 践言 | 234 |
| 三一九 悟讫 | 237 |
| 三二〇 习制 | 239 |
| 三二一 志喜 | 241 |
| 三二二 尽岁 | 243 |
| 三二三 朝庙 | 245 |
| 三二四 合卷 | 248 |
| 三二五 遂志 | 250 |
| 三二六 醒幻 | 252 |

## **第九卷** Volume 9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三二七 终夜 | 255 |
| 三二八 散雾 | 258 |
| 三二九 匿迹 | 260 |
| 三三〇 抽丝 | 262 |
| 三三一 谢荣 | 267 |
| 三三二 通灵 | 271 |
| 三三三 结局 | 279 |

|        |
|--------|
| 珠香 廿四二 |
| 石窗 八四二 |
| 梨雪 四四二 |
| 醉月 〇五二 |
| 韶音 一五二 |
| 诗韵 二五二 |
| 玉麟 三五二 |
| 醉春 四五二 |
| 寒梅 五五二 |
| 醉雨 六五二 |
| 醉月 七五二 |
| 醉雨 八五二 |
| 醉月 九五二 |
| 醉雨 〇六二 |
| 醉月 一六二 |
| 醉雨 二六二 |
| 醉月 三六二 |
| 醉雨 四六二 |
| 醉月 五六二 |
| 醉雨 六六二 |
| 醉月 七六二 |
| 醉雨 八六二 |
| 醉月 九六二 |
| 醉雨 〇七二 |
| 醉月 一七二 |
| 醉雨 二七二 |

## **第九卷** Volume 9

|        |
|--------|
| 珠香 廿四二 |
| 石窗 八四二 |
| 梨雪 四四二 |
| 醉月 〇五二 |
| 韶音 一五二 |
| 诗韵 二五二 |
| 玉麟 三五二 |
| 醉春 四五二 |
| 寒梅 五五二 |
| 醉雨 六五二 |
| 醉月 七五二 |
| 醉雨 八五二 |
| 醉月 九五二 |
| 醉雨 〇六二 |
| 醉月 一六二 |
| 醉雨 二六二 |
| 醉月 三六二 |
| 醉雨 四六二 |
| 醉月 五六二 |
| 醉雨 六六二 |
| 醉月 七六二 |
| 醉雨 八六二 |
| 醉月 九六二 |
| 醉雨 〇七二 |
| 醉月 一七二 |
| 醉雨 二七二 |

## 二一二 献祭

莫愁喝得醉醺醺地不省人事，留在太后的颐乐宫里宿了一夜，第二日醒来，残酒未消，头脑仍是晕眩，浑身慵懒无力，想了半阵，才记起今日便要上路。

莫愁撑起床，未及梳妆，谭天殷便又来了，让侍女退下，亲手打散莫愁的发髻，将一枚银针贴在莫愁鬓边的肌肤，以胶牢牢地粘了。银针深藏如云黑发中，即使路途颠簸，也不至滑落。另一枚银针则别进莫愁的袖口，莫愁今日一袭白色窄袖绢衣，袖口恰好有一圈银饰花纹，那银针插进去，只留下一点针头，几乎难以察觉。

谭天殷反复检查，确信没有破绽，又殷殷嘱咐道：“行刺一事，若能成功固好，若没有合适的机会，千万不可贸然行事。”

莫愁俏皮地刮了他面颊一下，拉长声音道：“知道了！二哥今年才二十五，怎么便如五十二了那般唠叨？”

于是二人一同出来，向太后辞行。太后到底饱经人世沧桑，见多了悲欢离合，虽然绝难割舍，终是忍住了泪，亲自将莫愁兄妹二人送出宫外，看着他们上了华云玉辇。

谭天殷昨日便已派出快马，飞骑前往梓关告知韦臻。韦臻接报大喜，上下忙碌，安排迎接莫愁。韦臻一宿未眠，第二日一早，就派人在关口等着，自己亦站在城楼上凝目遥望，直过了正午，仍不见半个人影，韦臻焦灼不安，急得在城楼上团团转圈，张冶实在看不下去，提醒道：“皇上，昆都到梓关路途非近，即使快马加鞭，亦需两日左右，他们最早也得今日晚间才到。”韦臻清醒过来，暗笑自己急得乱了方寸，想了想，便又去找江枫。

江枫武功既被全废，每日关在营帐里，来之安之，大多数时间蒙头大睡。这日忽听韦臻唤道：“江枫！”

江枫转头，一脸讥笑：“陛下是不是闲来无事，又想来听我和莫愁的故事？”

韦臻摇摇头，微微一笑：“她今日就要来了，我便当送你回去。”从怀中摸出一粒透明的药丸来，“这是无色散的解药。”江枫接过，心想自身内力既然已失，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他也没必要骗我，便一口吞了。却听韦臻道：“服下这解药后，过半年内力方可恢复。”江枫顿时变了脸色，狠狠地怒视着韦臻，韦臻移开视线，低沉的声音似是愧疚：“我需要半年的时间，你若要找我算账，半年后，我等着你。”随即解下腰间所佩的青冥剑，双手递与江枫，语气诚挚：“宝剑赠侠士，我听说你以前有一柄断云剑，不知此番为何不见？这



柄青冥剑倒也抵得过了，请江大侠笑纳，算我一点小小的赔罪之心。”

江枫不料他竟有此举，当是何意？眼中满是狐疑，又想起那日被他的青冥剑削断了兵刃，心头怒气升腾，将那长剑推到一边：“江某虽是江湖粗人，亦不受嗟来之食。陛下所赐，江某不敢领！”

韦臻呵呵一笑：“你不要，我也会让人送到越西国的。”又道，“天下英雄谁敌手？曹刘。放眼天下，你我当算是棋逢对手，前日江大侠落败，非战之故。我素来自负，但如今对江大侠只有敬佩感激，并无他意。这柄剑我以后多半用不着，若能陪着你闯荡江湖，快意恩仇，正当是物有所值。”韦臻说罢，便即起身离去。

莫愁谭天殷一行抵达梓关时果已是傍晚，日落西山，余晖如锦，湛蓝的天际里彩霞满天，幻紫流金。谭天殷的仪仗在关口下就被韦臻派出的守卫拦下，说是传皇上旨意，只须莫愁一人进去。谭天殷紧紧握住莫愁的手，千言万语皆化为了无声的沉默。莫愁倒神色轻松，便如去参加一场欢宴盛会，或是会见哪位经年不见的老友。

谭天殷携莫愁下了车，莫愁附在谭天殷耳边轻声道：“哥哥，别忘了我说的话哦！”说完咯咯娇笑，便随接应的侍卫翩然而去。

韦臻人在军营，本是身穿黄金甲胄，但忽想到莫愁若见了自己戎装在身，怕会觉得是在耀武扬威，若穿正式的龙袍，又觉得太严肃拘谨，若穿常服，又有些不伦不类。韦臻踟蹰良久，于大帐中折腾了半阵，终于换上件明黄宝团纹蛟龙出海长袍，腰际束绛色白玉鱼龙长青带，头戴折翅起梁金纱冠，倒也衬得他气度高华，刚毅英武。他这一年多来，一直腰系素色麻布带，为莫愁戴孝，直到出征前，获知莫愁尚在人世，才恢复了平日装束。

韦臻穿戴完毕，又让人取了铜镜来，瞻前顾后，只怕有何不妥。忽听张冶来报：“莫愁已经进关了。”韦臻一惊，忙正衣弹冠，迎出帐去。他身为帝皇，一生居高临下俯视他人，朝臣嫔妃，使节百姓，受他接见时，无不恭恭敬敬战战兢兢，今日却是生平头一遭，怀中如揣了只小兔子般突突直跳，掌心也已渗出一层细汗，韦臻站在大帐门前，竟是手足无措。

此时夕阳如血，落日的万道金色霞光中，遥遥望见一名白衣女子缓缓走来，衣袂翩然，似乘风而降的仙子，余晖将她周身皆镀上了一道金边，整个人都似融入了灿烂落日之中，闪烁着迷人的金色光芒。身后巍峨高耸的梓关投射成巨大的黛色剪影，更衬得此情此景如诗如画如梦幻般不真实。

韦臻呆呆地站着，一时连呼吸都已停止，只怕一眨眼，眼前的幻象就会如一缕轻烟

般消失无踪影。莫愁一步一步地走近,如一片白云飘至韦臻身前,随即缓缓拜倒,行礼如仪。“罪妇莫愁,拜见皇上!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!”复叩首再拜。

那声音清脆如风中铜铃,婉转如隔叶黄鹂,多少次曾在梦中萦荡,却始终飘飘忽忽捉摸不定,韦臻只是听得愣了,竟忘了叫她平身,直到站在一旁的张冶轻咳了一声,韦臻方突然醒悟,是莫愁,是莫愁回来了!

## 二一三 成功

韦臻狠狠咬了下嘴唇,很痛!这回不是做梦!!一颗狂喜的心几乎要蹦出胸膛,韦臻一把将莫愁抱起,双手将她高高地举过头顶,就势转了一个圈。莫愁的身子腾在半空,几乎要飞出去,吓得她差点惊叫出声。韦臻忽又将她紧紧抱入怀中,热泪伴着热吻雨点般地落在莫愁面颊上,凝噎不能成声:“莫愁,是你!你回来了!太好了!你终于回来了!”

虬杂的胡须扎得莫愁有点生疼,心下震惊莫名,未料到甫一见面,他竟会这样!莫愁本能地有些微抗拒,想将他推开,韦臻却一俯身,索性将她横抱于胸前,大踏步往御帐内走去。莫愁的双手环着韦臻的腰,心念如电,摸索到别在袖口的那枚银针,轻轻抽出,隔着韦臻的衣衫往他腰间一刺!

针尖插入肌肤时虽有微微的刺痛,狂喜之下的韦臻却毫无察觉,只当是莫愁的指甲轻轻划过。一刺成功,莫愁愈发惊讶,难道……难道所谓的大计竟是这样地容易,难道……难道这已经得逞了?指尖微微一松,那枚银针已无声无息地落入尘埃。

韦臻将莫愁抱入御营后帐,众人都识趣地退了出去,韦臻抱她坐于膝上,泪眼朦胧,怔怔望着她,半晌说不出话来。莫愁却挣扎着从他怀中跳下,跪下道:“奴婢欺君擅逃,今日归案,请皇上治罪!”

韦臻的泪水倏然涌出,用灼热的双唇堵住了她后面的话。莫愁被他吻得几乎窒息,那已经生疏的霸道气息扑面而来,心下更增慌乱。良久,韦臻方放开莫愁,手指轻轻地抚摸着她凝脂般的面颊,似乎不敢相信,魂萦梦牵的莫愁真是活生生地就在眼前,“莫愁……莫愁……”一遍一遍,韦臻在她耳际轻轻呼唤,喃喃地直念了有数十声,“莫愁,你是在怪朕……怪我吧?不管怎样,你回来了就好,就是最好……”韦臻忽郑重地道:“以后你不用称我皇上,也不用自称为奴婢,你想怎样叫我,我都喜欢。”

莫愁神色却是淡然:“谢皇上恩典,奴婢不敢。奴婢自知罪孽深重,不敢求皇上饶恕,



只身来归，但凭皇上处置，惟愿皇上勿忘休兵之诺。”

韦臻只听若未闻，握住莫愁的纤手，反复摩挲，颤声道：“莫愁，你瘦了好多，让你吃苦了！”

莫愁浅浅一笑，明媚动人：“皇上看错了吧？奴婢离开皇上这一年多来得很好，不劳皇上挂念。”韦臻闻言一凛，忽想到江枫，莫愁和江枫一年多朝夕相处，她所说的过得很好指的就是这个？韦臻虽极力自持，心头仍十分不是滋味，不由松了手，果然听莫愁问：“江枫哥哥呢？皇上可以放他回去了么？”

韦臻自我安慰道，不管怎样，总算得偿所愿，让她回到了自己身边，一切都还有时间挽回，即唤了张冶进来吩咐：“代朕好生送江大侠回去。”

莫愁却道：“奴婢想再见江哥哥一面，想看看他是不是平安无事？恳请皇上准许！”

韦臻心里自是十二万分的不情愿，但想到今日刚刚与她劫后重逢，不愿惹她不开心，何况江枫终究是她的救命恩人。韦臻动了动嘴角，勉强扯出一丝笑意：“我陪你去。”

韦臻欲去牵莫愁的手，莫愁却冷冷地甩开他，恭敬地道：“军中重地，请皇上自重。”

韦臻闻言一愣，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，莫愁向来最不羁于上下尊卑，繁文缛节，如今竟以此为借口来推脱拒绝，可见心中怕是对自己厌恶痛恨已极。韦臻讪讪地缩回了手，只让张冶在前面领路，去见江枫。

到了关押江枫的营帐外，江枫已被侍卫带了出来，暮霭中高大的身影尤显萧索。几日不见，原本意气风发的江哥哥头发凌乱，容颜憔悴，黑色的夜行服也破损了好几处。莫愁奔上前几步，本想如往日般一头扑进他怀中，到底顾忌韦臻在旁，只在江枫身前两尺停下，唤了声：“江哥哥！你还好么？”

江枫乍见了莫愁，又是惊讶又是惭愧：“莫愁，我……”

莫愁眼眸中水波盈动，灿烂一笑：“江哥哥，哥哥就在关外等你，你快去吧！我好好的，你不用挂念，我给你留了封信，你回去看了便知。”

江枫瞥见韦臻在侧，虎视眈眈，此处绝非倾诉衷情之地，想到柔弱无依的莫愁从此又将沦落暴君之手，只如万箭攒心，痛不可抑，而自己竟中了暗算，失了绝世武功，又将怎么救她回去？韦臻虽说半年后便可复原，却不知是真是假，就算是真，这半年莫愁又要吃多少苦头？而没有莫愁的这半年的日日夜夜自己又将怎样度过？江枫只深深地凝望莫愁，莫愁亦痴痴地对视着他。两人就这样含情脉脉地对望着，周遭的万事万物都已化为虚空……直到张冶高声催促：“江大侠，时候不早了，请上路吧！”

江枫忽一把将莫愁拉入自己怀中，莫愁将头靠在他胸前，听见那熟悉的沉重有力的心跳，本略有慌乱的心忽然安定下来。张冶见状惊讶，正要上前将二人分开，江枫已推开莫愁，大踏步地向梓关外走去，不再回顾。暮色四合，绚烂的晚霞已渐渐地隐没，深蓝色的天幕如滴了浓墨般透出缕缕黑意。江枫的身影很快融入梓关那巨大的剪影之中，终至消失不见。

莫愁望着江枫消失的方向，一动不动，整个人如化成了一座石雕，晚风吹乱了她的秀发，莫愁却浑然不觉。直到天黑透了，四周的营帐皆亮起了灯火，韦臻方上前轻声唤她：“莫愁，进帐去吧！该用晚膳了。”他声音温柔，全无丝毫怒意，莫愁一愣，反倒忐忑不安，如今他大军压境，如箭在弦，若只图自己痛快，得罪了他，他翻脸不认，可是大大地不妙。往日自己别说和男子肌肤相触搂搂抱抱，就是提到谁的名字，他也是醋意大发，轻则咆哮，重则责打，今儿怎么一反常态？

## 二一四 休战

两人各怀心事，一前一后默不做声地回了御帐，韦臻便令传膳。他一年多来吃斋茹素，饮食极为简单，率军出征后更是与将士同住同食，嚼大饼，啃干粮，行军奔波时，更多日吃不上一口热饭。今日他知道莫愁要来，特意让随军的伙夫多做了几样菜品，但这军中膳食到底比不得御厨，无非是大块的牛肉羊肉，牛骨头熬的汤。

韦臻让莫愁靠在自己身边坐了，莫愁见面前的粗粝饮食，想到在怡园时每日江枫哥哥亲手做的可口别致的菜肴，莫愁竟不知如何下箸。韦臻以为她挂念着越西国前线的将士，便道：“越西国的十万大军明日将在郾城受降，受降缴械后我即放他们回国，绝不加害。”

投降？哦？毕竟越西国又一次战败了，投降了，自己亦再一次成为胜者的战利品……莫愁起身，跪下谢恩：“奴婢叩谢陛下天恩。”

莫愁愈恭谨疏远，韦臻心头愈痛，他朝思暮想，一心盼着莫愁回来，满腔的别情离绪欲向她倾诉，待到此时相对，却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只觉得说了也是自讨无趣，无声将莫愁拉起，嗓子有点发涩：“莫愁，你以后不必和我拘着这些礼，你想说什么，想做什么，都由着你高兴，知道了么？”

“奴婢知道了。”莫愁仍是规规矩矩地答道。

韦臻只在心里叹气，静静地望了莫愁一阵：“莫愁，你……变了。”

莫愁淡然地道：“奴婢长大了，知道安守本分，不会再惹皇上生气。”

“不！”韦臻再忍不住，猛地抓住莫愁的手，“你是在生我的气，以前是我错了，你不要……”

莫愁打断他道：“皇上说哪里话？皇上是圣明之主，行止无亏，罪皆在奴婢。”轻轻抽回手，不经意看了一眼，却发现韦臻的一只手上只有四根手指，莫愁讶异，本能地询问：“皇上的手受伤了么？”

韦臻赐死莫愁后，伤痛无极，曾自断一指，忽听莫愁问起，她毕竟还关心自己，并非视而不见，不闻不问，韦臻心头一暖，自不愿和她说出实情，只含糊其辞地道：“不过受了点小伤，也不碍事。”复郑重地捧起莫愁的手，见那纤纤十指修长而如瓷器一般细致莹白，握在手中竟有些微的寒意，反复端详，已完好如初，再看不出一点瑕疵，韦臻欣喜地问：“你手上的伤都全好了么？还痛么？”

莫愁亦轻轻一笑：“回皇上，一年多前就好了，当时是江枫哥哥用断云剑换了雪玉膏，治好了奴婢的手。”

江枫，又是江枫？这两个字便如两根尖锐锋利的刺，刺得自己遍体鳞伤，鲜血淋漓，却没有半点反抗挣扎的余地……韦臻咽下一口口水，嘴唇微颤了几下，方艰难地道：“那就好。原来他的断云剑是拿去给你换了药？难怪不得……我已将青冥剑送给他了，作为谢礼。”

“青冥剑？”莫愁略显诧异，“原来青冥剑是在皇上这里？”原来，江哥哥没有与之匹敌的断云剑，才会落败，自己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……莫愁暗中叹了一口气。

“怎么？你也知道青冥剑？”韦臻奇道。

莫愁答道：“回皇上，江枫哥哥曾和我提起过。”又道，“皇上有此神剑，难怪捉拿刺客，手到擒来。”

韦臻听她言中颇有讥诮之意，微红了脸，若她知道自己设计江枫的不光彩手段，怕更会看轻了自己，心里甚不是滋味，复又想，她到底忍不住，还是这般伶牙俐齿，毕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。想到这，韦臻会心地微微一笑，他这一年多来日夜思念，回忆与莫愁的种种前尘往事，莫愁的每一次笑每一次恼每一句说话，哪怕是当时曾令其火冒三丈的嘲讽讥笑之语，亦曾无数次在他脑海里回放，种种回忆，既是甜蜜又是痛楚。今日韦臻见她的神情依稀当年，温柔的情愫悄然涌动，终究盖去了那些许不快。

韦臻转过话题，道：“你今日远道而来也累了，先用膳吧！”他今日的言行古怪，莫愁

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只握着两根竹筷，反复拨拉着碗里的米粒，毫无食欲。韦臻帮她夹了几片熟牛肉放在碗中，见她食不下咽的样子，温言劝道：“是这菜不合口味么？”

“嗯，”莫愁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

“这军中比不得宫里，你暂且将就一下，待我把这里的军务交代了，明日我就先陪你回京去，”韦臻道，莫愁只恍然不闻，怔怔地似神游天外，韦臻振作一下，笑道，“我让御厨学做你家乡的口味，你喜欢么？”

韦臻连问了两声，莫愁方恍然抬起头来，眸中闪过一丝慌张，答道：“喜欢，谢皇上……”顿了顿又道，“其实皇上不用费心的，奴婢并不特别在意吃什么，奴婢这些日子，只是常吃江哥哥做的菜，至于旁人做的，其实都差不多。”

## 二一五 无寐

莫愁左一个江哥哥，右一个江哥哥，一餐晚膳未吃完，韦臻初见莫愁的喜悦已荡然无存，他从昨日得知消息，一天一夜，都一直兴奋得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此时已胃口全无。难怪江枫会说莫愁喜欢的是他，难怪他那样自信……江枫为她舍生忘死，为她不惜以宝剑换灵药，为她烹制美味佳肴，陪她游山玩水，每日相依相守，形影不离，甚至已有了婚姻之约……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莫愁只念着他，自己怕已被她忘到了九霄云外。

这也怪不得她。相比之下，自己又为她做了些什么？和她相处不到一年，其间又经历重重波折，难得有开心欢愉的日子，就算有，到最后怕也被那杯鸩酒给伤透了……韦臻咬咬唇，自己好不容易等她回来，不是为了和她赌气争执的，是要诚心弥补往日的过错，求她回心转意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怎么能就此认输？……但虽是这样想，韦臻心下却已是冰凉一片，倒比打了一场大败仗更加垂头丧气。

两人相对无言，草草地用了晚膳，韦臻将莫愁送到御营旁的一座小巧的营帐中，那帐内虽布置得简单，却整洁清爽，韦臻又唤人送来沐浴的热汤。韦臻指着帐内的一只大红木箱子道：“箱子里是给你备下的衣服鞋袜，我出征前临时找了些带上，也不知是否合你的意？”看莫愁身上装束，却问：“我记得你以前并不十分爱穿白衣？”

莫愁微微垂眸：“自父亲过世后，奴婢一直穿着白衣。皇上若不喜欢，奴婢换下便是。”

韦臻才想起，赐死莫愁后不久，谭参昱亦归天了，莫愁仍算在三年服中，他这回出来得匆忙，哪虑到此节？一箱子都是金光灿烂的绫罗绸缎。韦臻愣了愣，下意识地道：“对

不起。”他这声“对不起”一出口，反让莫愁吃惊不小，以前只有自己向他赔罪说对不起，几时他曾如此低声下气？莫愁尚未回过神谢恩，外面进来一位中年妇人，跪下磕头请安，是军中烧火做饭所雇的仆妇。韦臻吩咐道：“你好生侍候公主沐浴。”便即出帐。

冒着腾腾热气的大浴桶已置在帐中，莫愁料到沐浴后，韦臻多半会让自己侍寝，虽万分不愿但也无计可施。乘那仆妇准备沐浴用品时，莫愁悄悄抵下粘在发际的另一枚银针，取了所佩的梅花银簪，将银针插入簪子的细缝中，随即扯散如云的秀发，由着那仆妇宽衣解带，将全身浸入热水之下。

莫愁半坐在桶中，任凭仆妇摆布，恍惚又想起那年的三月，未满十六岁的自己初次与他相见，那第一夜也是这般如待宰羔羊被送到他的龙床上……时空早已变换翻覆，情景竟依稀相似，今生今世，终究还是逃不过这命中注定的轮回吧？莫愁微闭了眼，泛起听天由命的无奈……

莫愁磨磨蹭蹭地沐浴了许久，方由仆妇侍候着更衣，拣了一件烟水色的柔绢纱裙，纱裙并无繁琐的花纹，只在裙角绣了几朵浅黄色的水仙花，益发衬托得出浴后的莫愁清新可人，眉不描而黛，唇不点而朱，如雪肌肤，吹弹得破。连仆妇亦觉得她气质华贵，不敢仰视，只是眉宇间笼着轻烟般的忧愁，又平添了几分西子捧心我见犹怜的娇美。

收拾完毕，莫愁待在帐中，等候韦臻传自己过去。过了片刻，帐门忽然一动，却是韦臻掀开门帘进来，显然他亦已沐浴更衣，脱了龙袍，只穿了件天青色的薄罗长袍。

莫愁忙起身迎接，欲要拜倒，已被韦臻扶住：“我已说了，这些俗礼都不必守了，我也不喜欢。”

“是，”莫愁虽明知今夜躲不过去，仍是紧张得出了一头细汗，只觉帐内闷热难耐，几乎透不过气。莫愁掩饰着慌乱的情绪，低声道，“奴婢不敢。”

韦臻看出她的惊慌尴尬，也不多解释，只携了她的手往后帐走去。营帐中并没有床，从帐顶直垂下的青色帘帐隔开了前后帐，后帐中只铺了一层深紫色的毡毯，上覆浅青色竹块凉席。韦臻先躺在竹席上，顺势将莫愁一拉，让她也躺在自己身边。

有微凉的风从帐外透进来，韦臻嗅着身旁伊人芬芳的气息，不由心摇意荡，声音温柔如碧波荡漾：“莫愁，你离开我已经有十九个月了，我曾以为再也见不到你……其实，我每一天都在想着你，每一天，每一夜，每时每刻……莫愁，你有没有想到过我？哪怕一

点点？”

韦臻转过头，对视着莫愁，帐外透进朦胧的灯光，莫愁见他深邃的眸中仿佛有光，仿佛有火，仿佛有许多的期待，莫愁闭上眼不去看，韦臻轻轻在她鼻尖吻了一下，又问：“告诉我，有没有想过我，说实话就是了，我不会怪你。”

莫愁闭着眼，轻声道：“有。”

韦臻大喜过望：“真的？你想我？什么时候？”

“回皇上，做噩梦的时候。”莫愁睁开妙目，眼中尽是无辜。

韦臻的笑容霎时凝固在脸上，五官都已僵硬，似戴了层面具，缓缓地放下莫愁。两人之间虽然离得这么近，近得靠在一起，近得一伸手就可触到，却又像比天涯海角更遥远，凝固的空气似在两人之间筑成了一堵无形的墙，虽可隔墙相望，却已可望而不可及……过了良久，韦臻方开口问：“我听说……听说你常常失眠做噩梦，现在好些了么？”

“皇上……”莫愁忽觉有些恍惚，眼前这忍气吞声的人是那从前曾经熟悉的暴君么？那个天字第一号的大恶霸？或许自己不该考验他的耐心，但为什么忍不住？莫愁抿了抿唇：“皇上，奴婢已很久不曾做噩梦了，睡不着的时候江哥哥陪着我，给我吹笛子，或是给我讲故事，我就不会做噩梦。”

韦臻猛地狠狠攫住莫愁的手腕，他攫得那样紧，像是一把钢钳将她牢牢钳住，莫愁轻轻呻吟了一声。韦臻气馁，复摔开手，语气中有按捺不住的恼怒：“我再说一次，你不要再自称奴婢，你不是，再也不是任何人的奴婢，你明白了？”

“是，”莫愁疑惑地应道，“但，那为什么……”

“那我为什么要把你抢回来？”韦臻接口道，无声地苦笑一下，“我会慢慢告诉你的……不过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再勉强你，勉强你做不喜欢的事，这是朕的金口玉言，绝不反悔。”韦臻忽站起来，声音已转为温柔：“你也该累了吧，好好休息，我走了。”抛下这几句话，韦臻掀开帘帐，大步而去。

## 二一六 纳凉

莫愁不及起身相送，韦臻的脚步声已远去，莫愁听他走了，复躺在凉席上，合上双眼。虽奔波竟日，却哪有半点倦意？此时安静下来，脑子里反乱成一团。他今天是怎么了？竟会这样轻易放过自己？还说什么不再勉强？想到今日韦臻种种古怪的言行，这真的是他么？

莫愁几乎要怀疑是有人乔装改扮冒名顶替了韦臻，而他这些举动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
莫愁本以为见了韦臻，就会被他关起来，押送回天京，就算他承诺不杀自己，怕也从此没什么好日子过，最好的可能也就是在那不见天日的活死人墓里天天苦捱，却没想到他会如此隐忍，是因他旧情难忘么？或是因赐死了自己而后悔？但自己诈死逃走不也是大罪么？再说，当初他待自己最好的时候也不曾如此温柔忍耐……

莫愁思前想后，烦躁不安，忽又想到江枫哥哥，他现在应和二哥在回昆都的路上了，回去就会看到我的信，嗯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耐下性子忍耐，好寻找时机逃走，得尽量在韦臻面前提起江哥哥，他显然十分地不痛快，若惹起他的疑心，就麻烦了……

残烛已尽，帐中一片漆黑。莫愁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听外面巡夜的军士梆梆打过三更，已是夜深人静，莫愁却仍觉得暑气难耐，干脆起身悄悄摸到后帐，掀开帐篷一角，贴着地爬了出去。

晴朗的夜空中，一弯清浅新月如钩，繁星似海，漫天静谧的星光如无数璀璨的明珠，四下散落，徐徐夜风于耳边吹过，清爽宜人，莫愁轻轻吁口气，仰望营地两旁的山峰，夜幕下怪石参差，如嶙峋巨兽张牙舞爪。莫愁信步穿过营帐，往山间走去，忽听身后有人呼唤：“莫愁！”

莫愁回头，星光下，韦臻只身一人急匆匆地走来，莫愁记起他说不用行礼，只微一屈膝：“皇上，夜已深了，怎么还不安置？”他在暗中监视自己行踪？会不会察觉了什么？莫愁有点心虚地想。

韦臻面现关切，却蹙眉问道：“太晚了，我放心不下你，你怎么不睡觉独自跑出来？”

莫愁用手扇了扇风：“天太热了，我睡不着，想到山上去吹风乘凉。皇上是怕我逃跑么？”

韦臻神色一黯：“我还信不过你么？你既然肯回来，自然不会轻易离开，只是我……我也睡不着，便陪你走走，吹吹风吧……”

莫愁不便拒绝，韦臻遂牵了莫愁的小手，两人默然走到山侧，沿着山间小径，穿过一片密林，星光下忽现一片开阔的缓坡，坡上芳草茂盛，点点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闪烁明灭，与天上繁星交相辉映。韦臻脱下外袍，铺在草地上，招呼莫愁：“坐吧！”两人遂并肩坐了，皆不发一言。

凉风习习，丝丝缕缕化去莫愁心头的烦躁，良久，莫愁忽问：“皇上，今儿是什么日子？”

韦臻一愣，道：“今天是七月初五了吧！”这个日子自己该好好地铭记，两年了，上一回和她共度炎夏还是去南冈微服私访啊！那些相守相依的时光，便如这天上的繁星，永远闪耀在夏夜的记忆里。

莫愁遥望天上银河繁星：“后天就是七夕了。”

“对，该是七夕了，我都差点忘了，”韦臻望向莫愁，眸中光芒闪动，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，天上人间，都该是有情人相聚的日子。”

莫愁接口：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”

韦臻的目光微滞，仿佛是明亮的烛火突然被冷雨浇灭，她口中所说的久长两情，自然与己无干……韦臻心底发窒，有钝钝的痛，这种痛并不强烈，却如一把钝刀一刀一刀缓慢而永无休止地凌迟，全部的痛皆要尽数品尝，一点儿也不会落下。韦臻回转头去，静静地望着脚下黑黝黝的连绵营地，这广袤的山川土地是自己的，这天下是自己的，但这身边的人，可还是自己的？韦臻深深地吸口气，终于缓缓地道：“你既睡不着，我便给你讲个故事听吧！只是……这个故事并不有趣，我也一向……一向不会哄你开心。”

莫愁正在寻思，他怎么忽有闲情逸致讲什么故事？听他语气里仿佛有深自压抑的悲哀与自嘲，不由心悸，却听他复开口道：“从前，有一个强大的帝国，帝国有一位神武英明的皇帝，一位温柔贤淑的皇后，帝后相敬如宾，育有一子，那孩子肖似他父皇，满月时就被立为太子，太子自小聪敏过人，资质出众，甚得父王母后的喜爱。”

莫愁本想问是哪个国家，突然明白过来，这显然与韦臻自己有关，所谓的强大帝国就该是苍龙皇朝，难道他是要谈到苍龙越西两国之间的恩怨往事？莫愁心跳莫名地加快了，虽然她曾就此问过二哥，但二哥一语带过，自己也尚有许多疑团未解，而以前莫愁凡在韦臻面前稍一提起与越西国相关的问题，韦臻皆暴怒异常，不料他今日竟会主动谈到？莫愁屏住了呼吸听他下文。

## 二一七 追昔

寂静的夏夜里，唯有清风吹过林梢的沙沙声，伴着韦臻徐徐的话语：“这个帝国周围的小国大都臣服于它，只有西边相邻的一个小国，边境常有摩擦，但一直未曾爆发过大战。和所有的皇帝一样，这个君王后宫中除了皇后，也有三宫六院，数十位嫔妃，也免不了——